

薛永钧◎著

寻找老巴

薛永钧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薛永钧◎著

寻找老巴

薛永钧中短篇小说集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老巴 / 薛永筠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143-7017-1

I. ①寻… II. ①薛…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66197号

-
- | | |
|------|----------------------------|
| 著 者 | 薛永筠 |
| 责任编辑 | 杨学庆 |
|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
| 邮政编码 | 100011 |
| 电 话 |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
| 网 址 | www.1980xd.com |
| 电子邮箱 | xiandai@cnpitc.com.cn |
| 印 刷 |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
| 印 张 | 15.5 |
| 字 数 | 193千字 |
| 版次印次 |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143-7017-1 |
| 定 价 | 45.00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遥远的香蕉林	001
跑	039
寻找老巴	070
化石沟	138
张老锅	198
大夏天	224

遥远的香蕉林

9月初，我男朋友所在部队一位原来在部队小学姓吴的老师打电话到部队说，他们学校急需一位老师，如果有家属想去，就抓紧和他联系。

我在工厂一个月工资 1500 元，学校也可以拿 1500 元。在我心目中老师这一职业是崇高而又神圣的，我大学读的是师范大学，但是毕业后没走上讲台，现在有这样一個机会，我很想去试一试。

约好见面的那天下午，校长和主任很快就过来面试。因为学校走了老师，原来那位老师的课由校长顶着。我们决定先看看学校再给他们答复。下午 4 点多吴老师回来了，他知道我已通过了面试后很高兴。他说这事现在就看我们的态度，如果真的想去他现在就打电话把这事给定下来。我想学校没有工厂那么严格，晚上、周末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充实自己，就决定去。

吴老师很忙，他托中心学校的一位张老师带我们去那个学校是第二天的下午四点多钟。我们从中心学校门口叫了两辆摩托车，摩托车几分钟出了镇后沿着一条公路前行，公路上跑着一辆辆拉着高大的集装箱的货柜车，走了一会儿公路，两旁的房舍越来越稀，虽然已到了

10月，迎面扑来的还是一阵阵的热风。到了一个岔口，摩托车拐了进去，这条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路的两旁全是绿绿的、密密的香蕉林，香蕉林被一条条明亮的水渠分隔着，水渠里偶尔还停着一只小木船。在香蕉林的中间，高高地搭着几根用竹竿支起的房子，是看林人用来守香蕉的。

我不知道张老师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在绿得一眼望不到边的香蕉林里看不到一家农舍，见不到一个行人，我原来打工的那家工厂在一个管理区，街道两旁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晚上一下班街道上全是熙熙攘攘的行人，很热闹，就连工厂周围本地人住的也是一家家一幢幢的小洋楼，很气派。

摩托车又走了几分钟，到了一条小河边的一排小楼房前，张老师叫摩托车停下来问西大坦在哪里，两个摩托车司机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这时从一条通向村子的沙子路上过来几个身穿蓝色校服的学生，我心里一亮，有学生就有学校，张老师叫往一个学生问，学生指着香蕉林的深处说：“就在前面，不远了！”

摩托车沿着沙子路往香蕉林的深处开，我看到路边的一块写着“4吨以上货车禁止入内”木牌。路很窄，仅容一辆小车通过，有几家路两边的人家把房顶连在一起棚了起来，行在路上就像在人家里走一样，遇到几个靠近河边的地方就是90度的转弯，如果不熟悉的司机，肯定会掉进河里。穿过了这个村子，张老师指着前面一排高高的松树说：“看见了吧，那边有树的地方就到了！”

学校在村子中间，我们到学校时，学校里还有很多学生在玩闹着。学校只有一幢楼房，何校长和葛主任正等着我们。一进办公室，校长就直接说：“你明天下午就准备上课，现在我们先去吃饭。”

吃饭的地方是搭在江上的一座竹楼，我们到时竹楼前面已停了几辆小车，竹楼边一个个玻璃缸里养着各式各样的水生物。一进去，一

个桌上的一伙人和校长打招呼，张老师也迎上去热情地和他们握手。我们找了一个空位坐下，张老师说那一桌人都是镇上的头面人物，有镇长、书记，有文教、计生等部门的干部，我看到那桌人吃的全是海鲜，喝的是洋酒，一个个谈笑风生，其间有几个还向我们举杯。张老师说这家酒楼是全镇最高档次的酒楼，虽然很偏僻，但是吃、喝、玩的都是最上档次的。女服务员都穿着开叉很高、露着雪白大腿的旗袍。楼下的房间里传上来一阵阵的歌声、男女的欢叫声、猜拳声。

学校对面的一幢两层楼房就是宿舍，学校在二楼给我分了一间，房间里有两张桌子、一张床、一个煤气灶。我收拾东西的时候，进来一个女的，她自我介绍姓梁，住我隔壁。她说学校的学生不好管，我要带的那个班是全校最乱的一个班，以前一位江西的女老师管不住，自己找了一家工厂上班去了，学校几次想把这个班打乱了重新组班，但另外两个班的班主任都不同意，所以到现在还是维持原状，由校长带着的。我跟她边谈边收拾东西，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小个子女老师，她一进来就问：“你是新来的老师吧，这下好了，我们可以一起玩了，对了，我去给你把录音机拿来。”她说了几句话就出去，然后提来一个录音机。她说：“这是学校给每位老师配发的。”二楼四间房子，小个子老师住在楼梯口那间，第二间是姓王的一位老师，第三间是我，边上靠着小河的是梁老师。小个子老师姓黄，中师刚毕业，是中心小学何校长介绍来的。梁老师和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出去了，黄老师说她最近又谈了一个男朋友，晚上来看她。我问黄有没有男朋友，她笑笑着说：“我还小，没有男朋友。”

按黄老师讲，对付这个班的学生，一开始说话不能给他们好脸色，如果你对他们好一点儿，他们就会爬上你的头。我绷着脸推开教室门，里面的学生就炸开了锅。有的学生叫：“老师好！”有的学生说：“噢！又来一位新老师。”有的问：“老师，你打不打人。”有的

说：“老师，你的衣服好好看。”坐教室后面的几位学生站到凳子上、桌子上望着我叫着。我把书重重地摔在讲桌上大声说：“安静，不要吵，谁再吵就出去。”“噢！老师好凶哦！”我拿起教鞭敲了一下讲桌，大声说：“都别吵，后面的几位同学坐下来！”

那几位同学坐下来，但教室还是没有安静下来，同桌之间，前后桌之间都在叽叽喳喳地讲话。他们说的全是地方话，我听不懂。

我自我介绍说：“我是你们的新老师，我姓龙！”

我转身往黑板上写我的名字，一转身教室里就轰一下吵开了。

我转过身，拿起教鞭又在讲桌上敲了一下，教室里稍微安静了一些，后面两个前后两排坐的学生不知在争抢什么，两个人手抓在一起相互用力拉着，对我的讲话毫不理会。我拿着教鞭走到他们跟前，他们两个人像没看见我一样还是用力拉着。我大声说：“放开手，别抢了，现在是上课时间，你们知道不知道？”

但是这两个学生还是四只手抓在一起不分开。

我对着一个同学说：“你放开手！”

这个同学抬头望了望我还是紧紧地抓着另一个同学的手。

我又对另一个说：“放开，你先放开手！”

但是那同学说：“他放先，他放开我就放。”

这时两个同学开始互相争执：“你放先！”“你放先！”但是两个都不放。这时全班的同学都围了过来，几个同学还叫着：“老师，打他，用教鞭敲他们的头！”一个女同学站在桌子上，对着大家大声叫：“打，打，打死！打死了才好！”

我气不打一处来，第一节课刚上课就成了这个样子，以后还怎么上课。我拿起教鞭举到两个同学的头顶，“我数三声，一起放，谁不放就滚出去，一、二、三！”

我刚数完，后面的同学松开了手，我一看，原来俩人在抢一个乒

乓球，一个一看手里的乒乓球已经捏扁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我对着围在周围的学生说：“都回去坐好，别在教室里乱跑！”那个站在桌上的女学生还站着，下面凳子上坐的同学把桌子推了一下，她差点摔了下来。她从桌上跳下来指着推桌子的学生问我：“老师你怎么不打他？”

我说：“你站在别人的桌子上我怎么打他。”

“他差点把我摔了下来！”她说。

“活该，谁让你站上去。”我说。

“老师，我不喜欢你！”她对着我大声说。

“老师！我也不喜欢你！”这个女生说完又有几个同学附和着她说。

我走到讲台上说：“我来之前就知道你们这个班是全校的重点班，你们自己想想，你们上课这样闹不对，你们考试不及格怎么办？”

“我不用考试！”我话还没说完下面就有人说了一句。

“谁说的？是谁？站起来！”我想找这个同学。

“是何三傻！”几个学生说。

这时一个同学对着我笑嘻嘻地站了起来。

“老师，是我说的！”那个学生还在那里笑着。

“老师，打他，打他！”

教室里又乱了。还没等我开口，一个女生站了起来。

“老师，他叫何喜宝，学校免考的。”这位女学生说。

一听到女同学说他免考，何喜宝嘿嘿地笑出了声。

我不知该怎么办，又一个学生站了起来，“老师，我也是免考的！”

那位女学生又站起来说：“老师，他叫何喜来，也是学校免考的！”

女学生说完，学生们都嚷嚷开了：“何大傻！何大傻！何大傻也是免考的！”

学生们望向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嘴里咬着一支铅笔，傻呆呆地望着我。

“先不管谁考不考，全部安静下来，下面我们开始上课！”

我一说完，后面站着的几个学生都坐了下来，但是那个何喜来一下人仰马翻，扒翻桌子，掉到地上去了。我一看就知道是他同桌搞的鬼，她肯定在何喜来往下坐时抽掉了何喜来屁股下面的凳子。

听到他往下掉的叮叮咣咣的桌子、板凳、书本、铅笔盒的声音，全班又炸开了锅，笑的、闹的、从过道里跑过去看的，一下子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我走下去让站在何喜来边上的那个女生站起来。她站起来就说：“老师，不是我做的，是他自己掉下去的！”

一听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个小姑娘相比别的学生长得要灵秀一些，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

何喜来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抓住女学生的头发，女学生嘴里嚷着本地方言，我一句也听不懂。她用两只手打着何喜来，让他放开，但何喜来张着嘴出着粗气，使劲把她的头发往下扯，被撕的女同学骂了几声就痛得哭开了。

我抓住何喜来的手要他放开，但他一点也不松劲，一个劲地张着嘴大声出着气往下扯，我掰了几次，才掰开他的手，他的手一松女同学又来劲了，哭着还要打何喜来，周围的学生又站起来，还有几个站在凳子上桌子上往这边看。

我大声说：“都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好！”

我一只手拉开哭着的女同学，摸了摸她的头发让她坐在座位上。我走上讲台开始上课。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7课《麻雀》！”

教室里响起翻书声，开铅笔盒关铅笔盒的声音。课没讲几句，下课铃就响了。

第二节还是语文课，为了更快地熟悉学生，我没有回办公室，我走到上课时给我介绍何喜宝、何喜来的那个女生边，问她叫什么名字，几个学生抢着回答：“她叫何喜君，是我们班的班长！”

这个女学生个头全班最高，年龄也比别的学生大一些。

我问被何喜来扯过头发的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学生们抢着说：“是何丽丽，我们班上最野的就是她了！”

何丽丽自己不承认，对着说她的那些学生吼了一连串的本地话。

何喜君指着几个同学介绍：“他叫何宗义，他叫何小虎，他叫何雷，他叫张大强……”被介绍的同学一个个向我露出了开心的笑脸。

何喜君向我介绍何喜宝说：“他叫何喜宝！”何喜宝对着我“嘿”地笑了一声。几个学生说：“他也叫何三傻！”

何喜君指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学生说：“他叫何喜来！”几个学生说：“也叫何二傻！”

何喜君指着那个在座位上坐着嘴里含着铅笔的学生说：“他叫何喜家！”学生们说：“也叫何大傻，他们三个是我们班的三个傻瓜！”

何喜家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们，这热热闹闹的气氛好像和他没有一点关系。

我问他们：“你们怎么上课时那么多小动作？教室里乱得课都上不成。”学生们一下子互相指责说：“是他闹的”“是他抢了我的乒乓球”“是他在教室里乱跑的”“是他在桌子上站的”……总之，没有一个没有毛病的。我注意到几个同学坐在教室的墙角没有和我们一起说话，他们一个个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望着我。

上课铃响了，学生们还在教室里乱哄哄地闹着，我扯着嗓子维持秩序，很久才把他们一个个吼在座位上静下来，我把课文中的生字

一个个往黑板上抄，刚写了三个字转身就发现一个座位空了，我大声问：“那个空了的座位是谁？”

“是何丽丽！”几个学生大声回答。

学生们刚说完何丽丽就从前门跑了进来。她往座位上跑的时候过道边一个学生伸出腿差点把她绊倒，她大声骂了一句就冲上去就打那个学生。教室里刚安静下来，一下子又让何丽丽给搅乱了，我气不打一处来，把黑板擦往讲桌上一摔叫：“何丽丽！”

“何丽丽，站起来，你刚才干什么去了？”

“我去上厕所！”

“上厕所怎么不打报告，自己就走啦？”

“你在写字我怕打搅你！”

“她经常跑出去的！”给她使绊子的那个学生说。

“你才经常跑出去的！”

何丽丽又跟那个学生嚷开了。何丽丽一闹，教室里又乱哄哄一片。

一节课的时间大部分用来维持课堂纪律，放学铃一响，学生们就自己开始收拾书包，还没等到我布置完作业，已经有几个学生打开后门跑了出去。没想到学生这样难管，在他们的眼里老师简直一点威信都没有。

我住的那幢房子对面有一个高高的水塔，水塔上面写着“西大坦”三个大字，是我所在的这个村的名字，水塔是这个村最高的建筑。宿舍后面一座小桥把村子的两岸连地一起。桥那边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个市场，早上天一亮就要去买菜，那时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候，太阳一高，市场上的人就散了，只有几辆载客的摩托车在那里歪着等客。市场前面有几家百货商店，里面卖日用百货，门口堆着各类的渔具，店主整天躺在门口的竹椅里，悠闲地打发着时光。

这个季节，村里的大部分男人都出海打鱼或到镇上做生意去了，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家里，学校一上课，整个村庄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村里的房子都是沿着小河两岸的两层或者三层的小洋楼，这些楼房的中间偶尔还有几间青瓦红砖的平房，村庄的周围是墨绿色的一望无际的香蕉林。

学校是1994年建的，原来村里的小孩都要到七八里以外镇上的小学校里去上学，村里的人就自发捐款修了这所学校，学校大门边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建校时捐了100元以上的捐款者的名字。

1984年以后村里的经济好了起来，外商在村里办了许多企业，村里沿公路两旁的土地都已被征用或者出卖给了外商，现在每年按人口给村里补偿费。村里的很多人进了这些企业，后来企业一年比一年多，外来工不断涌入，增加了本地的人数，村里人就到镇上租店铺做生意，不做生意的就靠打鱼、种地为生，谁家人多，谁家挣的钱就比别人家多。

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初中生、高中生，这两年才从本市教师进修学校和中师分来几个，以前学校有十几个外地老师，原来的校长去年调到另一所学校去当校长时带走了一部分老师，现在学校还缺几个，有的老师带数学、语文、英语几门课，我隔壁的黄老师一个人包了一个班，那个班的语文、数学、音乐、图画全是她一人上，我一到学校校长让我带四年级一、二班的语文，还要上一、二、三、四班的音乐课。

我对音乐不是很懂，刚接到通知时还有点紧张，黄老师说，其实音乐课比语文课还简单。学校每个老师都发了一台录音机，你只要拿磁带找一首歌让学生跟着录音机唱就行了。

另外三个班上音乐课的课堂纪律都比我们班好，唱歌时同学们很认真，一首歌半节课就学会了。如果把歌词写在黑板上，一节课学两

首都没问题。但是我的班就不行，上课维持课堂纪律就要浪费许多时间，一走进吵吵闹闹、乱哄哄的教室，我的头都隐隐发痛。

我发现坐在墙角的四个男生上课时，总是在下面嘀咕着什么，我领读课文时，故意在过道里走着读，一走到他们跟前，他们几个才拿起书装作很卖力地读，我一走开就用书遮住脸在下面嘀咕。领读完我叫同学单独朗读，何小虎主动举手，我就先让他读了一遍，然后我叫后面嘀咕的一个同学读，他读几句就读不下去了。有几个字他不认识。我又叫起他旁边的同学，那个同学也读不下去，我又叫他前面的一个同学，那个同学直接说：“老师，我读不下去！”

我问：“你为什么读不下去？”

他说：“我有几个字不认识！”

“我刚才领读的时候你们三个认真读没有？”我问站着的三个同学。他们一个都不回答。

“好，你们先坐下，我再领读两遍，你们认真听，完了我叫你们再读！”

我领读完后，走到他们三个前面问：“现在会了没有？”

他们都摇头说不会。

我知道这几个留级生上课时从来不认真听讲，总是在下面讲话，搞小动作，这样下去班上的成绩新生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让留级生给拉下来，我决定放学时把他们三个留下来，再给他们讲一下。

“放学后，你们三个留下来，读会课文再回去！”

我刚说完，教室里就沸腾了。

“噢，老师把张大刚留下了，把张二好也留下了，把留级生留下了……”全班议论开了。

“以后你们谁不认真听讲，完不成作业的，放学后都要留下来，直到完成后再回去。”

一放学，我先把生字写在黑板上，让他们三个坐到最前面看着黑板跟我读。读了几遍张大刚说：“老师，我会了。”

我让他读课文，他结结巴巴地读着。

我问张二好和张建刚：“你们俩会了没有？”

他俩都不出声。

我让张大刚先回去，张大刚刚好出教室门，张二好就说：“老师，我爸爸让我早点回去帮他捞虾。”

我说：“你先读课文，先把课文读会了再说。”

他拿起课本，一脸的不高兴。

我又领读了几遍，张建刚也读会了。我让张二好读，张二好还是有几个字读不出来，我看天色也不早了，就交代他回家再复习几遍，明天早上我还要检查，就放他回去了。没想到我这次留他们竟成了几个留级生和我产生矛盾的开端。

宿舍下面的那条小河流到前方不远处就汇入了大江，随着江水潮起潮落流动，向外淌的时候把村里人扔到水里的各种垃圾都带到江里去了。尤其傍晚退潮的时候，也是全村的人都往河里倒垃圾的时候，离小河远的人家就把垃圾提到小桥上，从小桥上面扑通扑通地倒入水中，河水就把垃圾和水中生长的一种带着叶子的绿色的芦葫，一同缓缓地带到了江里。江水上涨的时候，没有流到江里的河面上漂着的浮物又漂了回来，河水已不是原来的水，而是换了从江的上游流下来的江水，河水就靠着江水的起落完成了更替。河水中午时涨得最满，这时候在外面打鱼的渔船，村里装东西的小船都在这时候来来往往。

我洗菜、淘米、洗碗用过的水就直接哗哗地从二楼往河里倒，早晨倒水的时候河水还比较清，能看见一条条闪着银色光亮的在水面逐食的小鱼。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小河里水落得像一条小水渠，这时候会见到有人拿着手电筒，把两只接了电线的竹竿伸在水里用电打鱼

的人。

何校长的家就在村里，好几天学校里都没有他的影子。课间操葛主任代他整队形，讲话。星期四早上我刚到学校，就见一个女的坐在学校的旗杆下面，我到办公室才知道那个女的是校长的老婆，同事们说校长有几天没回家了，他的老婆来学校找他。同事们都说校长在外面包了一个女人。上课时有同事劝校长老婆到办公室去坐，坐在旗杆下影响学生，但是那个女的一动也不动。第二课时一辆摩托车响着进了学校，一会就听见女的骂校长的声音，校长不说话，只是双手拖着他老婆出了学校。

葛主任只有周末住在镇上，其他时间住在学校，他小孩儿满月那天全校老师都去喝满月酒，老师们每人送一个红包，全校二十多个老师光彩礼就收了四千多。他们请了两桌酒席，本来安排男的一桌、女的一桌，但是校长偏要坐在女老师的桌上，偏偏要坐在梁老师边上。吃饭时他喝了几杯酒后说：“你们全是女的坐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呢？本来男人喜欢女人，女人喜欢男人，就应该男人和女人在一起。”

我边上坐的是葛主任的老婆，她边吃边小声骂校长：“一个校长，没有一点校长的样。”

“本来嘛，人就是这个样子嘛！吃一吃，喝一喝，玩一玩，快快乐乐嘛……”

校长说着一只手拍拍梁老师的背说：“梁老师，你说我说得对不对，来，我跟你喝一杯！”

梁老师也没有回答校长说得对不对，只是端起杯子和校长碰了一下。

“吃完饭大家一起去唱唱歌，一个也不能走，在这里就说好，到时候谁不在下次就罚谁的酒！”校长说。

这好像都成了规矩了。每次吃完饭就去唱歌。

我上大学时喜欢跳舞，但那是在学校的舞厅，舞厅很大，灯光又亮，男女同学跳舞时离得很开。但是这里的歌舞厅灯光暗得几乎没有，舞厅里有种浓浓的香味。学校里是男同学请女同学跳舞，这里不一样，刚一坐下，就走过衣着华丽，满身浓香，打扮妖艳的年轻女子来问你跳不跳舞，男的一站起来，那女的就像没了骨头，一下就贴在男的身上。

由于是葛主任的女儿满月酒，人很齐，吃完饭，天还很早，我问黄老师去不去，她说：“你不去，葛主任会不高兴的。”

一进舞厅，我们被舞厅里的黑暗淹没，用两只眼睛努力寻找位置。歌舞厅里好像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到处都是黑暗。

那天晚上我和黄老师、葛主任的老婆在舞厅喝了一杯茶就回来了。

过了几周，我还没分清梁老师的男朋友是哪一位，平常来找她的有两位，她自己说她的男朋友没来过。葛主任的老婆休产假，吃了晚饭后就到我的宿舍来聊天。她的话题就两个：一个骂校长，一个骂梁老师。

按她的说法，梁老师一到学校就不正经。梁老师刚分配来时，她想把梁老师介绍给易老师，梁老师好像也默许了，经常和易老师一起玩，中午、晚上易老师做了饭一叫她就去吃。葛主任老婆讲到这里往往很气愤。饭都到一个锅里吃了，嫁给人家就行了，偏偏这时她的一个亲戚也给她介绍了一个，那个男的也看上她了，看她每周骑单车从镇上到学校就给她买了一辆摩托车，一辆摩托车就把她收买了，就是看上了别人有钱也行，你就嫁给别人，可是那个男的一天晚上来看她，一推开她的门，看见她和一个校长在一起。那个男的一气之下摔门而去。别人走了你就把别人的摩托车还给别人，她现在还骑着那个男人送她的摩托车。唉！你说她到底看上校长什么了，校长的权吗？